

基于学科构建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研究

陈麦池

(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马鞍山 243032)

摘要: 对处于独立学科建设攻坚阶段的旅游学来说,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提炼、检验和建构旅游学的理论概念体系和学科学术流派已迫在眉睫。我国旅游学研究方法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和弊病,当前我国旅游学界过于注重量化研究,缺少真正有价值的实证分析,质性研究更不规范。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跨学科和跨范式的研究方法。规避旅游学研究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的弊端与漏洞,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将有效推动旅游学的理论体系建构。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旅游学现象与问题,案例研究将被证明是构建旅游学学科和创建“中国旅游学派”的有效研究方法。

关键词: 旅游学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 旅游学; 学科构建; 理论建构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14)05-0078-07

Touriological Case Research from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 Design and Methods

Chen Maichi

(Foreign Language School,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 China)

Abstract: For the crucial phase of independent touriologic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t has been imminent to refine, examine and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academic schools of touriology with scientific and precise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ese touriological research, however, there are many serious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whereas in current touriological academic circles there is too much emphasis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which lacks empirical analysis of genuine disciplinary value with less informa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Case research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paradigm research method for specific contexts. Avoiding the disadvantage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touriological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uriological case study research would promote touriological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Based on China's domestic touriological phenomena and problems, touriological case study research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method study will prove to be an efficient study research of touriological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Touriological School.

Key words: tour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case research; touriology;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eory building

作为一门正在迈向独立学科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年轻的旅游学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理论自觉问题,强化独立学科意识和理论体系建构。与此同时,旅游学也吸取了相关学科的诸多研究方法,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然而,虽然旅游学研究已形成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多元化的良好局面,研究成果辉煌显著,但相对于社会学、经

济学、地理学等成熟学科,旅游学研究方法的规范性仍较为欠缺,旅游学研究内在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因此备受质疑。

对于亟待提升学科地位的旅游学,应高度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及其研究方法体系。当下旅游学研究定量化和模型化的学术风尚并非其学科发展的康庄正道,而是应选择最为适合的研究方法深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2010年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0SQRW182)和安徽省旅游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基金项目(20101231)资助。

[收稿日期] 2013-11-10

[作者简介] 陈麦池(1975~),男,河南沈邱人,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旅游学元理论、中国国家旅游形象、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

入洞察旅游学现实问题,提炼和完善最具实践和理论想象力的理论体系。而案例研究由于具有方法论上的包容性、对研究对象的深入刻画以及与理论对话等方面的研究方法优点^[1],无疑将对旅游学的专属概念孕育、理论体系建构和研究范式重构等方面产生积极且强劲的学科推动作用。

一、旅游学研究方法简评

系统的学科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础。旅游学的独立地位特别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的独立性上,尤其是对处于独立学科建设攻坚阶段的旅游学来说,运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提炼、检验和建构旅游学的理论概念体系和学科学术流派已迫在眉睫。

我国旅游学研究方法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和弊病,当前我国旅游学界过于注重量化研究,缺少真正有价值的实证分析,质性研究更不规范。张凌云和冉亚楠综合分析了人大期刊复印资料《旅游管理》中关于旅游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及热点问题研究,发现在研究方法上,不少论文都采用数理模型进行量化研究,但有些论文从选题到研究结果都无新意,滥用或不适当使用似是而非、空洞无用的数理模型,用计算代替思考,对于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缺乏质性分析和理论解释,论文研究深度不够,对于现实问题解释不足,指导性不强,有“工具主义”和唯工具论之嫌,并指出这种不良的研究倾向在中青年学者中有扩大蔓延之势^[2]。

对于旅游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曹国新在其《旅游研究方法的要求、规范与意义》一文中做了精确论述,他指出,旅游学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懈怠,这就需要旅游学研究者要进行持久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在案例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中直接拧出内在的逻辑和理论观点,对旅游学多边关系进行深度的定性与分类,探索其文化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建立起符合内在性要求与概念提炼的知识积累^[3]。

二、基于复合方法论的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Research)已被

系统译介进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成为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被学界广泛视为“和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并称的三大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和实证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方法也面临着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方法论上的学术争议^[4]。

总的来看,案例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范式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档案分析等方法收集资料,用以深入长期地对所定义的界限进行检验。案例研究方法公认的国际权威罗伯特·K·殷给出了经典定义,“案例研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探究,它研究现实生活背景中的暂时现象,在这样一种研究情境中,现象本身与其背景之间的界限不明显,(研究者只能)大量运用事例证据来展开研究”^[5]。Stake认为,案例研究并非方法论的选择,而是研究内容的选择^[6]。

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跨学科和跨范式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可采用不同的程序来实施案例研究以达到特定的目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社会性、开放性和综合性致使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凸显,各学科均具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因其迥然相异的研究重点、方法论和理论框架造成诸侯争霸的旅游研究大格局。方法论的科学化是旅游学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的有机核心。由于各种研究方法都存在优劣并存的现象,因此,我们主张不应厚此薄彼,应当兼采质性和量化的复合方法论(Multiple Methodologies)来研究旅游学问题。

而作为一种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方法既不是资料收集技术,又不是仅限于设计研究方案本身,而是一种全面的综合性研究思路。正如Jennings所言,“案例研究法的长处在于,它可以同时满足偏于定量的假设—演绎和偏于定性的整体—归纳两种不同的旅游研究范式,比其他研究模式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案例研究可能是解释性的、单一和多个的、本质性的、工具性的或集合性的;作为定量方法论指导下的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使用档案研究、问卷法、结构性访谈和观察法”^[7]。基于复合方法论的案例研究可适当弥补其“缺乏严谨性”、普适性差的方

法原生弱点。

旅游学整合性的质性知识是量化研究得以有效掘进的理论前提与学科基础。从复合方法论来说,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方法同属社会科学获取真知的手段,两者不可偏废。因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很多社会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复合性和动态性的显著特性,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把握其本质和全貌,以增强对此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全面深邃解读。“质性方法论将会取得对所研究的旅游现象的深层理解,研究结论的描述和分析也必然是深入而翔实的;量化研究是基于实证主义,该范式将旅游现象的本质视为线性因果或非线性复杂联系,而且是可用数字测量的”^[7]。

尤其重要的是,案例研究作为产生和测试理论的方法工具,对学科构建会提供开创性理论见解。以现代管理学为例,管理大师正是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总结出诸如“业务流程再造”、“企业核心能力”、“平衡计分卡”等著名的现代管理理论。因此,可以说案例研究方法是一种广泛使用、科学有效并善于构建新理论的重要研究方法。而由于具备有助创建新理论、以更易获取测量工具和更易证伪假说检验理论、研究结论更具现实有效性等优点,案例研究本身不仅是一个获取数据的调研过程,而且是一个认知和反省的理论与实践双向验证过程。然而,不可否认,当下高质量的规范案例研究较为缺乏,但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并未运用严谨的案例研究方法。

三、基于学科构建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

齐子鹏和姚玉萍较早地运用经济学的案例研究范式剖析了具有典型旅游市场案例意义的T旅行社,从而推演到整个旅游业的平行投放现象的理论解释^[8]。除此之外,国内旅游学界较少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即便是国外旅游学术的案例研究,也“很少看到对案例研究方法的讨论、争议或者辩护,这显示了对此方法的运用缺乏信心”,“以严格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迫切需要进一步讨论、探讨和发展案例研究方法”^[9]。

1. 旅游学案例研究的学科构建取向

目前,多学科介入旅游研究客观上虽推动了

旅游学的学科建设,却难以实现旅游学超越“多学科”现状的“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乃至“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的学科独立。倡导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旅游学理论自觉,旅游学界须树立和强化旅游学研究的理论建构自觉和学科发展自觉。笔者提出旅游学研究应以旅游学现象研究为核心,旅游学现象(Touriological phenomena)“是一种因具社会性的旅游者旅行而生,在社会、旅游者、旅游地之间相互影响,有形和无形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的集体观念与表象等,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社会现象”^[10]。

旅游学学科体系由作为跨学科理论研究的理论旅游学(如基础旅游学、旅游学研究方法、休闲哲学、旅游学史、游客学、旅游资源学、旅游体验论、旅游凝视论、旅游效应论、旅游形象论等)、作为多学科理论研究的应用旅游学(如旅游社会学、旅游人类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旅游文化学、旅游行为学、旅游环境生态学、旅游伦理学等)、作为应用学科旅游业研究的旅游业管理学科(如旅游公共管理、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景观设计、旅游市场营销、旅游企业管理、旅游业职业教育等)构成。理论旅游学以旅游学现象的跨学科研究为己任,专注于旅游学理论建构与学科自觉,克服和规避多学科介入旅游的伪旅游研究的悲剧发生,成为旅游学研究的“硬核”。

对于旅游学的学科构建,旅游研究方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对其跨学科研究具有重大参考及指导意义。而“实践往往比理论更丰富,比理论更发人深省”,有志于中国旅游学学科构建的旅游学研究者应该自觉意识到我国旅游业及其旅游学现象“蕴藏着的理论资源,感到(实践)对学术敏感、自信和创造力的需求”。真正的学术选择应“分析问题本身,关注问题本身,而理论只是作为理解、分析和组织资料的工具”,会从实践中“提炼问题,提的问题也比较真和实在,论述分析(丝丝入扣)到位”^[11]。恰如著名英国人类学家弗思(R. Firth, 1951)所提出的强调田野调查的“微型社会学”,案例研究亦需“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与其争论旅游学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孰优孰劣,不如坚持旅游学研究的

学科构建取向“联合抗战”，综合运用之以共同服务于旅游学的学科构建和实践指导。案例研究方法将对旅游学的学科构建进程发挥独特的方法论优势。

案例研究方法据其质性与量化兼顾的复合方法论和开放与多元的跨学科调研方法，致力于剖析和提炼旅游学现象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构建并完善理论旅游学的理论体系，以此突破旅游学研究的学科发展瓶颈。旅游学的案例研究方法旨在倡导一种冷静批判反思的、基于旅游学现象的并为旅游学实践服务的学科构建取向，以提升我国旅游学研究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和引领性。

2. 旅游学案例研究的理论创新路径

我国学术界因为缺乏本土经验常识，或盲从西方理论而“生吞活剥”之，“而成为有问题的研究”，因此理论自觉对学科构建和理论创新的建设性推进异常重要。当前，我国旅游研究面临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发展绝境，定性研究思辨空泛，定量研究虽计算有余，但缺乏较长阶段“浸入”研究地，也只是“短平快”的问卷调研及其“粗加工”。要真正做好旅游学的学科构建和理论创新，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案例”“从事实而不是理念出发去认识和理解问题”^[12]，解读和解决我国旅游业问题与旅游学现象，在旅游学问题语境与学科构建中“建构理论”。

如上所述，案例研究具有其独特的学科构建力与理论创新力。学科理论创新力是学科理论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从学科构建角度实现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应集中体现在学术创新、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思想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因为作为一种理论发现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的显著价值并不局限于“描述客观世界”，而是力图解释、预测或控制其发展演化，通过解剖“麻雀”，从中创造性地总结或提取出创新性发现和普遍性原理，创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实践性强的新理论。

旅游学研究最忌讳将不同时空的“知识碎片”拼接组合形成空想性知识，这种知识既无法验证，也缺乏实效。旅游学的案例研究方法要求

研究者针对案例进入忘我之境，悬置自己既有的观念、价值和经验，根据问题展开多路径、多视角、多方式的探察，本质直观案例中各种复杂关系的内在逻辑，形成更贴近现实的旅游学知识图景，确保案例研究的学科创新性与知识有效性。正是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旅游学研究在保持对旅游学现象的足够敏感基础上，做深入持久的实证调查，形成一系列中观层次的创新理论范畴，为最终形成旅游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做出准备。

旅游学案例研究可做到：“第一，直接切入问题的实质，不以既有理论来阉割现实；第二，将研究视作一个过程，不追求中间阶段研究结论的一致性，坚持研究本身的张力”^[13]，从而真挚推进旅游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如对于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问题，Doxey（1976）提出了经历热情、冷漠、恼怒和对立等4个阶段这一愤怒指数理论，Lankford和Howard（1994）设计了一种科学评估居民对旅游态度的量表，主要由户外休闲活动影响、旅游决策参与程度、与游客接触程度、当地经济了解程度、居住年限、旅游依赖程度、社区发展速度等7个因素构成。然而笔者对安徽皖南西递和宏村古村落进行实地访谈时对比发现，从共时性上看，居民对游客的态度并非一致遵循这种演变规律，而与古村落经营模式或者与居民在旅游业中的得益有关，能否提炼出影响主客关系的旅游社区认同感、旅游参与涉入度和旅游利益不公平感等相关因子及其关联度，则需要细致深入的旅游学案例研究。

3. 旅游学案例研究的学科发展走向

反思我国旅游学研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概念、想当然的结论仍然俯拾皆是。旅游学“要以一种既封闭又开放的态度走向学科与跨学科的统一，通过深度与宽度的综合逐步走向稳定与成熟”^[14]。规避了旅游学研究的质性与量化研究方法的弊端与漏洞，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将有效推动着旅游学的学科发展走向。

首先，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旅游学中观理论的建设性研究。

旅游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强化旅游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确定旅游学科理论框架以及界定旅游学科的核心知识、

核心理论及其原理命题体系的形成。一个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包括一般性理论、中层理论和实践理论等3个层面。作为一个年轻或者说幼稚的成长性学科,旅游学在规范提升实践理论、稳步构建一般性理论的同时,应注重连接其间的中观理论(medium-range theory, 又称“中层理论”)研究,以“填平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之间尴尬的鸿沟”。

为积极推动旅游学的原创性理论研究,我国旅游学界应突破研究困境,强化旅游学问题意识,孕育旅游学中观理论。旅游学中观理论研究推进旅游学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既是国外旅游学理论的消化性应用,亦是其他学科旅游研究的融合性收编。中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从而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而实现这一理论设想的策略则是,通过区分宏观理论问题和微观现实问题,建立针对经验调查的中观理论构想和假设,使这些构想和假设能够在具体的经验调查中得到证实。因此,中观理论实际上是对宏观经典理论研究工作的延伸和补充。

案例研究是构建最具影响力的“崭新理论”和“萌芽理论”的最佳研究方法。在伯顿·克拉克看来,案例研究方法是对研究范畴进行深层研究强有力的工具,由案例到概念,再通过多案例研究对概念框架进行修正和完善,即“案例—概念—案例研究方法”^[15]。从案例研究中归纳得出

的理论,主要是考察概念框架各种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这正好与中观理论相契合。世界著名案例研究权威 Eisenhardt明确指出:“通过案例研究构建理论是指运用一个或多个案例、根据案例中的实证数据创建理论概念、命题和中观理论的一种研究策略”^[16]。通过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的多案例研究,可整合凝炼出诸如旅游学现象、旅游体验、旅游凝视、旅游形象、旅游效应等旅游学中观理论的概念框架,从而为旅游学建设性的学科发展“添砖加瓦”。

其次,旅游学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旅游学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发展。

如上所述,案例研究方法兼采质性和量化的复合方法论研究旅游学问题。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旅游学现象与问题,应用跨学科的和多方法的案例研究将被证明它确实是一种适合总结提炼本土化“中国旅游学派”的有效研究方法。

全身心“浸入”旅游学研究案例。案例研究暂时悬置了某些理论条目,选择符合理论条件的多个案例进行探索与验证,综合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内容分析法、自由交谈、量化数据等多种方法,挑战、修正或拓展了现有理论,有助于旅游学跨学科的理论体系发展。

苏·比顿(S. Beeton)在其《旅游研究中的案例研究:多方法案例法》一文中,应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了影视节目对《海面变化》拍摄地社区的旅游影响^[9](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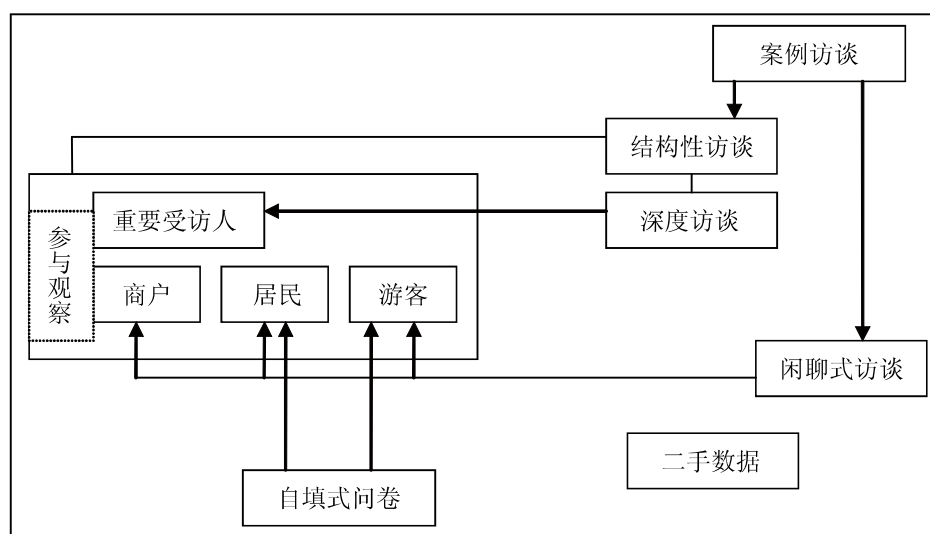


图1 案例研究复合方法应用

再次,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有助于科学的旅游学理论体系发展。

为推动旅游学理论的科学创新,林璧属大力倡导案例研究,界定其为“探索难于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涉及旅游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时所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并区分了探索型、描述型、例证型、解释型和实验型等5种类别,阐释了案例研究的分析步骤、分析方法及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问题^[17]。

虽然“案例研究方法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不可否认的价值”,但由于案例研究各个环节尚不规范,案例研究方法被批评缺乏严谨性和精确性,不能提供科学归纳的基础,且需要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提升案例研究方法的研究价值,依赖于树立正确的理论认知态度和提高案例研究严谨性这两条基本路径。

①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需要强化研究过程的理论自觉意识

案例研究采用“分析性概括”,而非“统计性概括”,其有效性更多依赖理论指导下对案例资料的观察与分析,理论是案例研究的目的,同时又指导对案例材料的搜集与分析^[18],因此,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需要强化理论自觉意识。

多案例的研究使案例研究成为一种更严格、更科学、更具理论验证能力的研究方法。如孙九霞在其《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的案例研究中,选取了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阳朔遇龙河社区和阳朔世外桃源社区等3种类型的旅游社区案例,对案例材料分别进行了分析,将案例材料所得范型与理论假设进行了比较,然后用数据和证据对主张进行了论证,提高了案例研究的有效性。孙九霞在进行旅游社区案例的理论研究时,对社区参与矛盾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深入观察、调查与分析,追寻该事件发生的根本相关因素。这一案例研究从西方社区旅游的理论概念出发,扎根于本土旅游社区案例,归纳出中西方社区旅游的发展差异,提出了4种提高社区参与度的路径选择,并建构了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由外而内”为运行原则的社区参与旅游开发模式^[19]。

②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需要严格遵循规范的研究设计

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需要规范的研究设计,应严格遵循案例研究设计的一般框架与步骤。一般而言,案例研究规范的研究程序包括理论切入点启动、围绕理论问题展开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研究工具与方法选取、进入现场搜集资料、展示理论实证性佐证资料分析、形成假说连接变量、文献对话、达到“理论饱和”便停止添加新案例结束研究等8个步骤^[20]。据此,旅游学的案例研究应遵循“质性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学科构建中寻求和创新旅游学本土化理论发展的增长点。

严谨的旅游学案例研究应由功利的实践导向转变为学科的理论导向,集中克服确定理论问题、研究设计、资料搜集与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话等关键环节上的不规范问题,强化学科理论在整个案例研究中的引导作用。对于旅游学研究者来说,案例研究的突出贡献是能创建突破性的旅游学理论观点,发现前所未有的旅游学理论关系,提出简约、证据坚实及可检验的旅游学过程理论。

四、结语

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未来旅游学研究将在保持对旅游学现象的足够敏感基础上,做深入持久的实证调查,形成一系列中观层次的创新理论范畴与体系,为最终形成独立的旅游学科做开创性工作。

参考文献:

- [1] Antonio Díaz Andrade. Interpretive research aiming at theory building: Adopting and adapting the case study design [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2009, (2): 42-60.
- [2] 张凌云, 冉亚楠. 2009年旅游管理理论研究现状及热点问题窥探——基于2009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旅游管理》的统计分析[J]. *旅游科学*, 2010, 24(2): 77-76.
- [3] 曹国新. 旅游研究方法的要求、规范与意义[J]. *旅游学刊*, 2007, 22(3): 5-6.
- [4] Flyvbjerg Bent. Fiv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ase-study research [J]. *Qualitative Inquiry*, 2006, (2): 219-245.

